

主编 黄德昌

Meili jianianhua

同代人丛书·中短篇小说精选

美丽嘉年华

锦璐 著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4—2005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

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

“广西文学·金嗓子”广西青年文学奖

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转载

并入选各种年度选本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同代人丛书·中短篇小说精选

美丽嘉年华

锦璐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嘉年华 / 锦璐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0.9

(同代人丛书 / 黄德昌主编. 中短篇小说精选)

ISBN 978-7-219-07072-7

I. ①美… II. ①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3309号



美丽嘉年华

锦璐 著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邮政编码: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)

网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本 960毫米×1300毫米 1/16

印张 16

字数 252千字

版次 2010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19-07072-7/I·1306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锦璐

新疆乌鲁木齐人。供职于广西日报社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200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个男人的尾巴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双人床》。代表作有中篇小说《双人床》、《美丽嘉年华》、《弟弟》。共发表文学作品五十余万字。中篇小说《双人床》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4—2005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,中篇小说《补丁》获2006年广西青年文学奖。多部作品为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。荣获第九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。

主要小说作品目录

短篇小说

《城市困兽》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2002年第6期,《鄂尔多斯·小说精选》2002年第7期转载。

中篇小说

《双人床》发表于《当代》2004年第2期,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4年第3期、2004年《小说月报·增刊》、美国华文刊物《华人》转载,2004年《燕赵都市报》连载,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4—2005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;

《美丽嘉年华》发表于《花城》2006年第1期,《小说选刊》2006年第2期转载,入选《2006中国年度中篇小说集》(漓江出版社);



《弟弟》发表于《钟山》2006年第2期,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6年第3期、2006年《小说月报·增刊》转载;

《补丁》发表于《广西文学》2006年第5期,《小说选刊》2006年第6期“佳作搜索”推介,荣获“广西文学·金嗓子”广西青年文学奖;

《半空》发表于年《钟山》2007第3期,入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《小说月报未用稿》一书;

《洞》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(原创刊)2009年第2期;

《灰姑娘》发表于《山花》2010年第4期,《小说选刊》2010年第5期转载。

长篇小说

《一个男人的尾巴》发表于2005年《小说月报》(原创刊),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

小说集

《双人床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。

中篇小说

补丁 / 1

弟弟 / 41

美丽嘉年华 / 77

洞 / 102

半空 / 135

双人床 / 180

Buding 补丁

王阿姨原本不是叫王阿姨的。在造纸厂的职工花名册上,她是叫王桂兰的。她在料场当装卸工的那几年里,人们还是记得她的名字的。到了发工资那天,料场的男男女女们摘干净头发缝耳朵眼里的芦苇或是芨芨草,象征性地拍打身上浮着一层草屑的劳动布的工作服,一帮人嘻嘻哈哈地挤进财务室,一个挨一个领信封。与其他人不同的是,从料场出来的这伙人都不识字,几乎写不出自己的名字。桌子上有一方红泥印,大家就用食指蘸了,在工资造表的某一处认真地、实实在在地按下手指印。

突然有个男人讲了个笑话。人人都嗅到了其中猥亵的成分。似曾有的那点郑重在一连串料场女工们爆发的大笑中适时地结束了。气氛变得新鲜原始起来。就像料场的草料,在雨后散发出的那种潮湿的味道,让人有种手脚发痒的冲动。料场女工攥着手里的帽子,朝男人身上抽打着。与其说是责备,不如说是挑逗似的打情骂俏。粗鄙的话语再一次从男人嘴巴里冒出来。这次不是仅仅一个男人,好几个男人都在说这种话了。气氛真正地活跃起来。动口的是男人们,动手

的是女工们。谁都不服气谁似的,却谁都欢天喜地的,大家越发像表演,在旁观和喝彩中达到了高潮——其中一个男人被这些女工们挤到屋角,她们用刚刚按过红手印的指头在男人脸上横七竖八地画了道子。平时她们难得来厂部一次,整日三班倒守着那片草垛,到了人多的地方竟然有些人来疯了,似还有些故意放纵自己,不惜用手、用脚,甚至不惜用胸脯、用后背、用肚子牢牢地把男人顶在墙旮旯里。男人嘴巴里不依不饶的,可是他的挣扎也是具有表演性质的,把女工们的行动当做某种偏爱和奖励似的。

王桂兰就是料场女工中的一个。可她和她们不一样。不说也不笑,面目像被僵住了,脸上木木的,皮肤也糙,快赶上2号砂纸。再热闹的事,她也只是躲在一边,什么表情也没有,一副棒子面窝头吃撑了的样子。

当年进厂的青工们纷纷结婚生子。于是,厂里将一间仓库一拾掇,办起了幼儿园。幼儿园有三个阿姨。张招娣原是选纸车间的小组长,靠了男人是厂长的拜把小兄弟,便来了这轻松地儿。胡心眉是上海知青,老三届的高中生,是厂里女人中文化最高的。她男人是个锅炉工,三十多岁才娶上她。她刚刚从待了八年的农场调来。第三个,人人打破了头争,谁也没争上。意想不到的大好事给了王桂兰。几个厂领导的意见是,幼儿园得有人干粗活。这个王桂兰正合适。人长得虽然难看,嘴巴上倒还干净,不至于带坏了娃娃们。料场女工们红着眼死盯王桂兰,丝毫不加掩饰地议论着,“这个扯开大腿都没男人日的货,凭啥好事就给了她?”

对于她的来历,听说是前些年从外地逃荒过来的,嫁了个哑巴,在后山烧砖。后来哑巴也不知是走了还是死了,她就落了单,也没个一儿半女的。厂里招临时工,她就来了。在料场干了都十来年了。

王桂兰就这么当上了幼儿园的阿姨。

起先,人们统统把她们三个喊作阿姨。几天下来,张招娣不乐意了。谁喊她张阿姨她都不答理。喊了几声,见她不应,就唤了她名字,“张招娣”,她倒答应了,“哎”。胡心眉则不然,听到了“胡阿姨”的称呼,都先应承着,然后眉开眼笑地说,再别阿姨阿姨的喊我了,都喊生疏了,叫我小胡吧。如果对方也是女人,她就亲热地上去挽了人家,做出很体己的样子悄悄说,一个阿姨把我喊老了十岁。

现在,就剩下王桂兰被大家喊作阿姨了。张招娣每天看着王桂兰被人长一声短一声喊着“王阿姨”,心里十分舒坦,好像看到了太太

和老妈子的区别。胡心眉虽不至于这样露骨,但这个“阿姨”的确使她想起自小家里用的那个手大脚大嗓门高的苏南乡下女人。王桂兰渐渐被“王阿姨”模糊了面目,彻底成了一个老妈子式的阿姨。她自己似乎浑然不觉。也许,她觉得生活已经抬举她了。她除了诚惶诚恐地接受,完全不应该有别样的情绪。

王阿姨的皮肤被料场上的风吹干了,五官隐设在密密麻麻的针眼般大小的毛孔里,像风干了的橘子皮。这使四十三四岁的她老出去不止十岁。并且,似乎失去了性别。

二

张招娣主动抓起了幼儿园的领导权。

她算得上是个漂亮女人。细白细白的皮肤,就是嘴大了些。不是后来电影上外国女人那种性感大嘴。是她的牙有点龅,把嘴皮子撑得鼓起来了。一白遮百丑,这点缺陷放在她白白净净的脸上也就不能算是缺陷了,反倒成了特色。尤其她一笑,总是提溜着嘴角轻轻一歪,就有了些说不清楚的味道。这样的笑容是张招娣对着镜子下了工夫琢磨出来的。不能大笑,否则满脸就全是牙了。张招娣容不得别人比她漂亮。可是胡心眉天天招摇在眼前,她不可能当个睁眼瞎看不见她。胡心眉没她漂亮,可她三倒腾两倒腾的就成了狐狸精。说句公道话,其实胡心眉就是把肥裆裤子改造得比较合身,用热茶缸烫出了裤线,脚上的黑布鞋里什么时候都衬着洗得雪白的袜子。再有就是胡心眉有两件小碎花衬衣,在一色的蓝灰黑外衣上翻这么一个衣领出来,无论男女都要多看两眼的。如果说还有的话,便跟穿着无关了。胡心眉每天回家都要换拖鞋,不仅如此,隔一天还要拖一次地。听说她家的砖地拖得红彤彤的,跟铺了新砖似的。这是她男人马永福值夜班时跟一群人瞎聊时说出来的。马永福杵着铁锨站在热烘烘的锅炉前,咳了口痰往地上一啐,跟上去一脚抹开,然后反反复复地说,“一个地嘛”,大家觉得很有道理,都跟着说,“就是一个地嘛。”张招娣也是不服气地想,可不吗,不就是一个地嘛。既然你胡心眉爱拖地,有的是地给你拖。

胡心眉不气也不恼。八年农场生活的粗茬艰苦给这个上海女人平添了遇事不惊不跳、安之若素的气度。胡心眉淡淡一笑,就去拖地了。胡心眉干得热了,把外衣一脱,花衬衣薄薄的一层贴在身上。她

拎着桶到对面车间洗拖把，招惹得生产线上的女工净回头看她。张招娣在一旁看了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

胡心眉做这些活的时候，并不是一个人。有王阿姨跟着。胡心眉拦她，她倔倔地跟上。下意识里，她是知道自己在幼儿园的位置的，她的身子有些佝偻，心也低低的，低到巴不得有事做，最好是手脚不得闲。可她又是不太有生活经验的。幼儿园这个陌生并充溢着粉团气味的地方，让她在长久的如槁木般枯寂的生活里找不到一点相对应的记忆。她好像是从头开始学习生活。好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被猛地丢回人堆里。有一样，她就要学一样。

拖地时，胡心眉不停地表扬她，更让她拖得欢了。胡心眉说，王阿姨，歇歇吧，怪累的。她不肯停下。胡心眉越让她歇，她越是要干。不一会儿，她就地都拖完了。还顺带着把隔给自己住的小房子也拖了。她从后山搬下来了。有些双职工都要上夜班，就把小孩放在园里过夜，得有人照着。

从来没有人这样软声软气地叫过王阿姨。胡心眉的声音多绵啊，像被窝里絮的棉花。王阿姨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心，便一股子力气舞得拖把虎虎生风，地面被她拖得光鲜灿烂。再拖地时，就成了胡心眉跟着她了。胡心眉拄着拖把在一边左指指右点点，“王阿姨，这里”，“王阿姨，那里”，时不时在她没拖到的地方补两下，最后笑盈盈总结道，“王阿姨，你很能干呢！”像是在替她高兴。

这种活儿是学得来的。有些活儿就让她觉出难为情了。把孩子们哄得午睡了，胡心眉掏出一只钩针，一团白线，抖着腕子钩一段茶盘罩。胡心眉这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。她从家里搬来一个竹躺椅，坐在窗口下。窗外，榆树宽大的叶片上泛着阳光，碎银似的在窗口一跳一跃，胡心眉的头发时不时染了这碎银的一角，衬得她的脸都亮了起来。她轻轻唱着什么，也许是周璇的歌，没准就是《四季歌》。脸上的表情那样柔和，好像沉浸在一个梦里。这天的排班是王阿姨也要值午休。她靠在墙角打盹，这时醒了。她揉揉眼睛，眼前好像有雾似的。待她把这些都看到眼里，这一幕从未经历过的场景便使她心里跳楞楞的有了一种感觉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她不知道，她已经朦胧地接触到了做人的兴趣。

胡心眉好像知道她在看，招手示意她过去。王阿姨端着小板凳走过去，身形是粗笨而又迟缓的。她的手好像失了轻重，凳子“咚”地墩在地上。胡心眉一下子屏住呼吸，伸长脖子看床上的孩子们，然后

压了声音说“轻点”。王阿姨把手塞到屁股底下狠狠压住。胡心眉靠近了王阿姨，一下下钩给她看。之后她就把钩针往王阿姨手里一塞，要她也来两下。

王阿姨的笨拙在这时显现得一清二楚。这种活计需要的不仅仅是手巧，关键是心灵。心灵才能手巧，心灵是手巧的前提。可是这种女儿家的灵性细腻，好像与她毫无干系。王阿姨拿惯粗什家伙的手，捏着这枚细细长长的银针，怎么也使不上劲，掉了好几次，发出“叮叮”的声音。她手上的毛刺在织好的部分带过，竟刮起了几缕蓬线。王阿姨的脸上显出了努力，显出了难堪。上下唇紧张地努在一起，可以挂油瓶了。她出汗了。汗气夹杂着另外一些说不清的味道热腾腾地顶在胡心眉鼻子底下。胡心眉嘴巴一张，就要往外呕。胡心眉一手抵在胸口，一手变魔术似的多了条手绢，捂住嘴。等一切消停下来，胡心眉缓缓坐直了身子，把手绢摊在膝头。什么都没吐出来，被热汗熏了的感觉仍然沉甸甸地压在胃里。胡心眉不自觉看了王阿姨一眼。王阿姨的头发油腻腻的，长时间不洗头结出的油脂，结成密密麻麻的黄白的小颗粒，死死地粘在头发上。胡心眉又要吐了。终于没能忍住，说道，王阿姨该洗澡了。王阿姨好像没听见。她的眼睛直落在胡心眉刚刚用来捂嘴巴的手绢上。白白的绢布上，一朵朵蓝丝线绣出花蕾。

这时大门推开了。张招娣上班了。她顺手打开灯，一眼就看到窗户底下这两人。她们头对着头，窃窃私语的神情，立刻堵得她心里发胀。她一下子就认定了她们是针对她的。这时她在心里恨恨地叫上王阿姨的名字了。这个王桂兰，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有奶便是娘。这两句可以说是完全不对应形势，也没有逻辑。可只要张招娣认定的事，那便是统统符合逻辑的。张招娣的脸色是只能对着王阿姨来的。张招娣不缺的是勇气，吵架是一把好手，打架时手也敢在别人脸上挠出血道子。可是面对着胡心眉整天一副笑模样，她有劲没处使。撒泼使赖不是对付胡心眉的招数。一想到胡心眉的知青身份，张招娣特别强调自己也是个初中生呢，也是念过书的呢。可她在拖地问题上已经输了一招。输得莫名其妙。张招娣有种被冷落的感觉。

中午，李长海出车回来了。他是厂里的卡车司机，经常跑长途。

每次一回来就在她身上使劲,根本不管她想不想要。要说张招娣和李长海结婚,也有些心不甘情不愿。当初她看上了高技术员。高技术员成天穿着白大褂在化验室里,拿着量杯和滴管,还时不时对着显微镜看上两看。斯斯文文,很有模样。在她的有心接近之下,高技术员认真真看过她好几眼,知道了她是厂里脸最白的女人。张招娣爱慕着高技术员,因此拒绝了李长海对她的追求。李长海将张招娣和高技术员之间某种淡淡的默契全都看在眼里。他心想,这事没有这么简单就算了。一天下班前,他找到化验室,喊高技术员去喝酒。高技术员很客气,说不了不了。李长海抹抹嘴角的两撇小胡子,从屁股兜掏出一把小刀。他点着一盏酒精灯,把刀刃放在蓝幽幽的火苗上,然后拿在眼前。他的眼里觑着高技术员的身体。手一挥,一道白光。高技术员本能地一闪身。只听嚯的一声,那把刀插在门框上。高技术员的脸顿时白了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李长海。要知道,李长海是厂里有名的混混。高技术员稀里糊涂,可又不敢问,只能战战兢兢跟着李长海走。当下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,无论说到什么事自己都要低头。灌到高技术员直犯迷糊的时候,李长海叫人把张招娣找来。当着张招娣的面,他说他知道高技术员喜欢张招娣,可他也喜欢张招娣。他能为张招娣做一件事,不知道高技术员能不能做。也不等回答,抄起刚才那把刀就往自己左胳膊上插下去。扑哧一声,刀就不见了一半。渐渐的,就看见他的袖管洩出一片深色,然后就顺着桌沿噼里啪啦溅了一地,将地上的浮土黏成一坨坨令人心惊肉跳的血色梅花。一股微甜的腥气盖过了酒气菜香。高技术员一副骇极了的样子,瘫在木头椅子上一动不能动。张招娣的手早在那刀插下去时就蒙住了眼睛,迟迟不敢松开。李长海却在笑,笑得得意极了。像做了一场恶作剧。

高技术员被吓破了胆,生了场大病,之后就想方设法调走了。张招娣呢,也被吓怕了,更加不愿接近李长海。有一天张招娣坐公共汽车,李长海跟着她。车来了,人都往上拥。李长海故意挡在张招娣前面,不给她上车。等到最后,他抢先一步踩上踏板,张招娣也拼命挤上来。两个人一前一后严严实实堵在车门口。车门关不上。司机懒得理,踩了油门就走。到一处拐弯,李长海拽不住扶手似的身子往后一仰,张招娣立刻就像一只风筝,从车门口甩了下去。和张招娣一块甩下来的,还有李长海砸在她心坎里的一句话,我能让你做人,也能让你做鬼。

张招娣青紫着半边脸来上班。李长海站在车间门口，笑模笑样地看着她。她浑身哆嗦。她知道，她不嫁也得嫁了。

结婚以后，张招娣有心观察李长海的左胳膊。那么重的一刀，却一点疤痕也没留下。她很奇怪，终于忍不住问了。李长海摸着自己的左胳膊，很诡秘地贴着她的耳朵说，他胳膊上绑了一块猪肉，猪肉底下系了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了猪血。当他说出这个秘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笑得得意极了。就像他插下那一刀时的笑。张招娣看着他，一串串寒战过电似的从头顶滚到脚底。她听见丁零零的响声，奇怪什么在响。原来是上牙不停地磕着下牙。

三

这地方的人都抽莫合烟。莫合烟论公斤卖，便宜的两元钱就能买一公斤。王阿姨就抽这种最便宜的。卷得又粗又长，味道大得呛死人。当她叼着一支烟靠在哪个墙根，如果仔细留意，会发现她完全不是在用嘴巴抽，是整个人都投入进去了。她的脸缩得像个枣核，眉眼都带上了力量。这力量一致向下，集中到嘴巴。她用力嘬着，嘴部四周的松弛皮肉聚拢成一道道深深的纹路。烟灰成团成团地往下掉，烟雾把她的脸包起来。随即而来就是咳痰的动静，一下大过一下，让人时刻担心着，这个人别把命咳出来了。

这天下午，张招娣趁胡心眉不在的一个空当，从裤兜里快快摸出一个纸包，丢在王阿姨眼前。王阿姨吓了一跳，坐在小板凳上差点一个趔趄。张招娣死看不上她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却又故意不当回事地说：“几张报纸，给你卷烟用的。”莫合烟要用那种沾着黑油墨的报纸卷着吸最出味道。王阿姨一时竟没反应过来，眯缝的眼睛看着张招娣直眨巴。张招娣心里又恨了一回。可是她要冷落胡心眉，就得拉拢王阿姨。她几乎是捺着性子把话又说了一遍，又用一种少有的亲热的口气说：“快收好，我可是从厂部办公室偷偷拿出来的。”

隔三岔五的，张招娣就塞给王阿姨这么个纸包。王阿姨从不说谢谢。她也不会说。她不会明白张招娣的心思。心思这样的东西，在她的生活中好像也是不曾存在过的。张招娣费了一把子力气，王阿姨在她面前还是一副麻木的样子，更别说有点讨好卖乖的表示。不过张招娣相信只要肯下本钱就没有打不通的关节。只是她一直犹豫着要不要下这个功夫。又有一天，她看见胡心眉的白线团掉在地

上滚出老远，王阿姨屁颠颠地拾回来，她的决心一下子就下定了。

她给了王阿姨一个小巧玲珑的扁嘴葫芦，上面刻着花花草草。有些讲究的人用来装烟丝。这可是个稀罕玩意儿。就要递给王阿姨了，又一把收起来，一副很珍惜的样子对王阿姨说：“女人嘛，总得有几样精致的东西。”话说出口，胡心眉的碎花衬衫在眼前虚虚地一晃，她自己倒心酸了。

“我不要”，王阿姨冒出来这句话，倒是张招娣没想到的。她惊讶地看着王阿姨，劈头就问，“为啥不要？”王阿姨倒也实诚，一五一十地说，“胡心眉给了我一个。”张招娣头“嗡”的一下大了，她不信，要王阿姨拿出来。王阿姨就把手伸进衣服里面，在裤腰上摸索了好一阵，解了样东西出来。张招娣一看，也是一个扁嘴小葫芦。比她的更小更好看，上面的花呀叶呀的还填了红红绿绿的颜色。张招娣看了一眼又一眼，眼里都要长出刀子了，心里真不知是啥滋味，也不知道该说啥好。好半天，她都说不出来话来。要是随了性子，早翻脸走人了。末了，说出来的话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了。她把自己手上的葫芦猛地往王阿姨怀里一塞，带着些埋怨说：“多一个会把你撑死吗？她的能要为啥我的就不能要？”后面这一句倒是真心话了。嗓子眼叫什么哽了一下。

厂里的女人们都不太喜欢胡心眉。她再是对谁都笑脸一张，大家还是觉得不舒服。她不去别人家串门，到她家串门，赶着吃饭的点，她竟然问人留不留下来吃饭。要真想留人吃饭，就不该问，做去就是了，做好了端上来就是了。这一问谁还在她家吃饭？真是虚情假意。她隔壁家的两口子半夜打架，打得那女的哇哇哭，跟她打听，她竟说听不见。嗤，睁着眼说瞎话。她们才不信呢，两家共用一堵墙会听不见？马永福咋就听见了，还听见那家男人骂女人偷汉子。反正她们就是觉得她隔心，不合群。她们为马永福不平了。见了她，她们就直说，“你和她咋过日子呢？”马永福也觉得对不起大家似的，讪笑着说，“我老婆就是这么个人”。她们把他当做一个受了委屈的老爷们，时常以她们惯有的方式给予他以抚慰。他也时不时地出卖一点胡心眉的小秘密，以博取她们的欢心。比方说，一直以为胡心眉前额的头发是自来卷，哪知道是把筷子加热了卷的。她们听了着实地

兴奋。这兴奋是双重意义的。一是知道了胡心眉也是臭美臭出来的，二来她们要跃跃欲试了。一夜之间，厂里冒出了一大堆头发卷卷的前额。可惜她们的技术尚不到家，卷得太过火了，吡毛郎当的，像大尾巴羊。

张招娣在大尾巴羊中间，坚持着清水挂面似的妇女干部头。在她内心深处，对胡心眉任何一样都是眼热的，都是希望能够移植到自己身上的。可她偏偏要给自己找麻烦，偏偏要把胡心眉设置成自己的对头。越是胡心眉怎样的，她就越不怎样。但是，当她照着镜子，她却不得不承认胡心眉那两绺卷发真的很好看。她寻思了一会儿，扯过二丫进厨房。刚蒸完窝头，火在炉灶里压着。她捅了捅炉灰，看到火苗旺旺地在炉膛里生起来，然后找了根筷子从最小的炉圈眼塞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拿抹布包住筷子头抽出来，一看，下面半截都烧成黑的了。张招娣对着阵阵青烟犹豫了一下，眼睛被熏得想流泪。她拿手赶了赶，屁股寻了板凳坐下，把二丫夹在腿间，捋了二丫脑袋上的细毛，筷子就贴了上去。

抓着手里一把断发，张招娣傻眼了。她本来是知道这么高的温度烧纸都穿个洞，丢进水里都会“吱啦”一声的，怎么偏偏这一刻就像被鬼迷了心窍？二丫抽抽鼻子，一股子焦糊味刺得她想打喷嚏。看见张招娣傻愣愣的样子，她的表情也不对了，嘴开始向两边咧了。张招娣清醒过来，丢了筷子和头发，搂二丫到怀里，好言好语地哄，在小脸蛋上使劲亲。从屉笼里摸出一块热窝头，打开糖罐，狠狠心舀了一满勺白糖，想了想，背过身去手腕轻轻一抖，抖成一平勺，撒在窝头上，转过身塞到二丫手里。趁着二丫吃得香，拿剪刀把她的刘海统统剪掉。仔细瞅了瞅，没什么破绽了，这才放了心。连哄带吓地叮嘱二丫千万别给人说，就撵她出去玩了。

张招娣赖在厨房里，什么都不想做。心思也懒懒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一跺脚站起来，重新拿了筷子。这次她想清楚了，找了两块砖头横放在炉圈上，再把筷子架在砖上。筷子慢慢被烤热。这样的筷子把头发一卷，头发果真就卷了。张招娣急着看效果，捂着脑门从厨房走出来。大丫趴在饭桌上做功课，李长海是吃完饭就在家待不住的，这阵子串门去了。张招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真有旧貌换新颜的感觉。她不好意思大大方方地照，逢着那大丫抬头，她就用手盖住头发，装成找白头发。到底还是没逃过那双滴溜乱转的眼睛，大丫从镜子里面鬼鬼祟祟地看她。装也装不住了，张招娣索性转过来沉下脸

喊了一声，“专心做功课”。大丫低下头，没两秒钟脑袋又要抬起。张招娣瞪着她。大丫胆子大，说：“妈，好看得很呢。”

这一下张招娣再也撑不下去了，眼睛不瞪了，脸色也柔和了。她回过身又在镜子前照了照。大丫噌的从桌子旁蹿过来，巴在她身边，起劲地往镜子里看，搂住她的脖子说：“我也想要。”拽着自己的头发一个劲地比画。

张招娣觉出不对劲了。才多大点子岁数，就要出精作怪啦？张招娣一把把她从身上揉下去，真正地厉声厉色地骂开了：“你要死啊？看我不敲断你的腿！”

张招娣气哼哼地打了盆水，把头发洗了。李长海打着哈欠回来的时候，她的头发已经干了，直刷刷地挂着。

四

胡心眉生了个女儿。

张招娣端着妇委会主任的架子来看望胡心眉。

这是她第一次到胡心眉家，在门口捋了头发，抻了抻衣服下摆，这才举手敲门。胡心眉的家里挺整齐，家什上都罩着她整日里钩的那些白线帘，跟人穿了衣服似的。圆的、方的、三角的，缀着流苏弯着月牙边，张招娣习惯了自家的光板秃门，眼花缭乱的竟有些头晕了。可架不住细看，那砖地分明是有时日没拖了。有几处都看得见鞋底印。胡心眉坐在床上，头发也不神气地往里卷了，软兮兮地趴在脑门上。眼睛是肿的，好像刚哭过。见张招娣进来，先是一怔，就要下地来招呼她。张招娣脸上虽绷着，脚下却是快了一步，赶到床边按住了胡心眉。

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，张招娣把带来的两包红糖搁下。床头的小柜子摆着碗鸡汤。凉了，油花浮了一层。张招娣也就是随口一问，怎么不趁热喝？这么一句竟把胡心眉的眼泪引下来了。

胡心眉心里正委屈着呢。刚刚哭过一鼻子。马永福不满她生了个丫头，照顾得也不细致。鸡汤倒是隔天能见到一碗，可次次端上来的都是放了一大把姜，还齁咸。她提了几次说喝不下，马永福就说她挑三拣四，生了丫头片子还有功了，不喝拉倒。一碗又一碗的鸡汤最后全都饱了他的肠胃。她只好整点泡饭就着咸菜填填肚子。奶水不足，孩子饿得哭。好容易哄得睡着了，她就忍不住掉眼泪了。